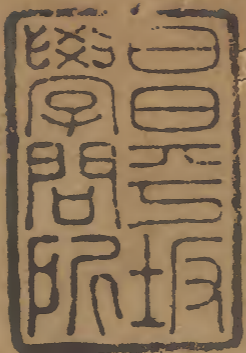


# 仕學規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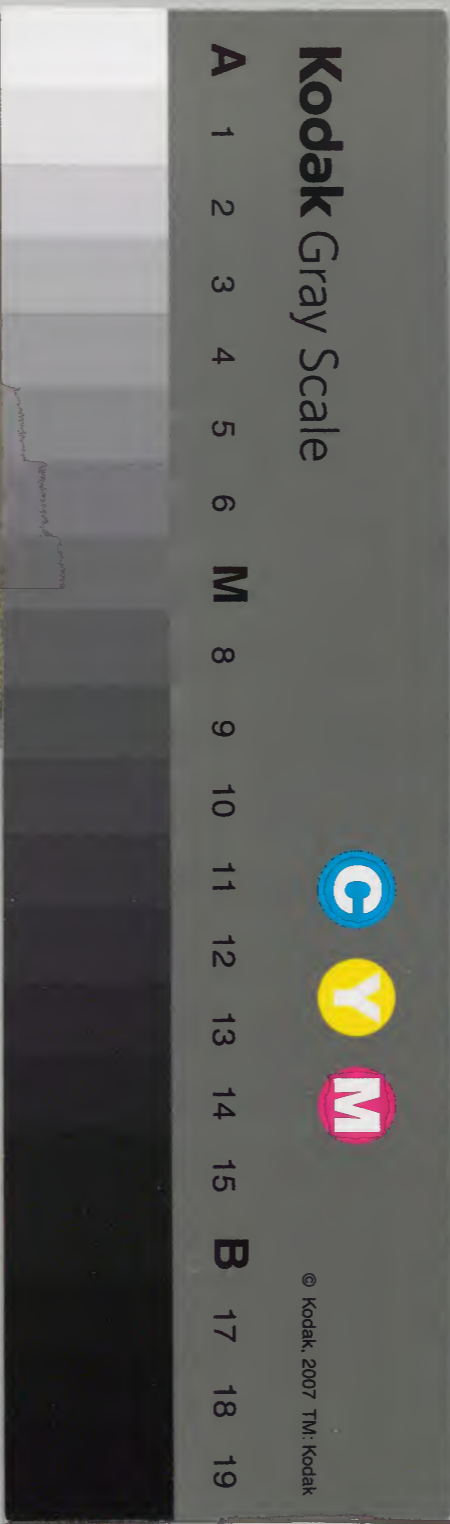
十九之二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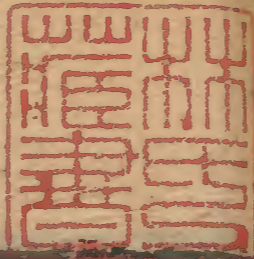
漢書門			
九	七	五	〇
一	七	二	〇
六	〇	〇	〇
冊	架	函	號

庫文閣内		
三	九	漢
〇	七	書
四	五	〇
六	〇	〇
架	冊	號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9750
冊數	6	( 4 )
函號	308	52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十九

涖官

漢書文庫

端明殿學士蘇軾監官告院攝開封推官會上元有  
旨市泚燈公密疏舊例無有不互以玩好示人即有  
旨罷

朱中散壽昌使湖南會有言邵州可置冶采金者有詔  
興作公至則言州近蠻金若大發蠻必出爭自此邊  
境多事矣即金不發徒廢民田數百頃非敦本抑末  
之道也詔亟罷之

歐陽文忠公脩知制誥使河外自西事後河東賦斂重  
而民貧道路嗟怨公奏罷數十事以寬民力

陝西轉運司言民間以官糟造醋頗有遺利乃置務於水興秦坊等州宰相王曾曰摧酷之法蓋出於前代之不得已今以經費之廣未能省出若復官自造醋尤以侵民 上曰此豈可施行耶其亟罷之

陳文惠公堯佐為河東轉運使河東地寒而民貧奏除石炭稅減官冶鐵課歲數十萬以便民曰轉運征利之官也利有本末下有餘則上是吾豈為俗吏哉資政殿學士曾孝寬知開封府咸平縣歲饑宿麥病于冬兩民訴于府府以妄杖之孝寬為詣田取病麥辨之得蠲其租

侍郎陳希亮掌三司戶部管院柴州煮鹽凡十八井歲

入澹<sub>澹</sub>而有司責課如初民破產籍沒者三百一十五家公為言還其所籍歲蠲三十餘萬斤

呂諫議公綽知鄭州嘗行春坐隴上詢民間疾苦或言近歲籍中為產民懼後重弗畜故田疇多荒乃嘆曰牛朝不征農器正為此爾遠表除之

許元初為發運判官每患官舟多虛破釘鞠之數蓋陷於木中不可稱盤故得以為姦一日元至船塢命搜新造之舟縱火焚之火過取其釘鞠秤之比所破財十分之一自是立為定額

京師置雜買務買內所須之物而內東門復有字號徑下諸行市物以供禁中凡行鋪供物之後徃徃經歲

不給其直至於積錢至千萬者或云其直尋給幹當  
內門內臣故為稽滯京師甚苦之蔡襄尹京詢知其  
弊建言乞取內東門買物遇逐月宮中請俵錢時許  
雜買務具供過物價徑牒內藏庫截支以給行人  
仁宗大以為然其事至今行

寇萊公準知歸州巴東大名府城安縣其治一以恩信  
每期會賦役未嘗出符移惟具鄉里姓名揭縣門而  
百姓爭赴之無稽違者

种世衡知武功縣有所呼追不使執帖入鄉村但以片  
紙榜縣門云追某人期某日請縣廷其就識見之驚  
懼走告皆如期而到

胡順之為浮梁縣令民藏有金者素豪橫不肯出租畜  
犬數十頭里正近其門輒噬之繞垣密植橘柚人不  
可入每歲里正常代之輸租前縣令不肯禁順之至  
官里正白其事順之怒曰汝輩嫉其富欲使之與為  
仇耳安有王民不日輸租者耶第往督之及期里正  
白不能督順之使手力繼之又曰不能又使押司錄  
事繼之又白不能順之悵然曰然則此租必使令自督  
邪乃命里正聚藁自抵其居以藁塞門而焚之臧氏  
人皆迸逸順之悉令掩捕驅至縣男子年十六已上  
盡痛杖之乃召謂曰胡順之無道既焚爾宅又杖爾  
父子兄弟可速詣府自訟矣臧氏皆懾服無敢詣府

者自是臧氏租常為一縣先

知制誥韓公嘗為契丹館伴使虜人欲為書稱北朝而去契丹號綜謂曰自古未有建國而無號者虜使慙不復言

中書舍人曾鞏知齊州是時州縣未屬民為保伍公獨行之部中使幾察居人行旅出入經宿皆籍記有盜則鳴鼓相援又設方略明賞典急追捕且聞人言故盜發輒得

王武恭德用初為邢洺磁相巡檢劇賊張洪霸聚黨剽掠吏不能捕者數年德用至伺賊所在令銳士裹衣甲載輿車為婦人服盛飾以誘之過邯鄲果來襲銳士

奮起盡擒之

國朝言水利者惟乾州刺史張綸為有績效天禧未為沈淮發運副使疏五渠道長湖入于海復歲租米六十萬斛開長蘆西河以除覆舟之患又築高郵北漕河長堤二百里旁鑿為距分十閘以泄橫流秦州有捍海堰人廢不治與范希文經畫脩復之遂命兼知秦州堰成租戶二千六百州人為立生祠

范文正公仲淹知蘇州地頻震澤由多水潦仲淹募游手日給糧七升而三分以二調其家親程工後卒疏五河道積水入海

司封負外即許逖知興元府大修山河堰堰水舊溉民

田四萬餘頃世傳蕭何所為君行堽堰顧其屬曰鄴  
侯方佐漢取天下乃暇為此以溉其農古之聖賢有  
以利人無不為也今吾豈宜憚一時之勞而廢古人萬  
世之利乃躬率二徒治水君右望傷其左足君亦不懈  
堰成歲穀大豐

通泰海州皆濱海舊日潮水皆至城下土田斥鹵不可  
稼穡范文正公仲淹監西溪倉寔白於朝請築捍海  
堤於三州之境長數百里以衛民田朝廷從之以文  
正為興化令專掌役事又以發運使張綸兼知泰州  
發通泰楚海四州民夫治之堤成民至于今享其利  
興化之民以范為姓

王冀公欽若為亳州判官監會亭倉天久雨倉司以穀  
濕不為受納民自遠方來輸租者食穀且盡不能得  
輸欽若悉命輸之奏請不拘年次先支濕穀不至朽  
敗太宗大喜手詔答許之因識其名秩滿見擢  
為朝官

陳晉公為三司使將立茶法召茶商數十人俾各條利  
害晉公閱至第三等語副使宋太初曰吾觀上等之  
稅取利太深此可行於商賈而不可行於朝廷下等  
固滅裂無取唯中等之稅公私皆濟吾裁損之可以  
經久於是為三稅法行之數年貨財流通公用足而  
民富實世言三司使之才以陳公為稱首後李侍郎

詔為使改其法而茶利浸失後雖屢變然非復晉公之舊法也

王明字如晦魏郡成安人王師征嶺南為隨軍轉運使山路險絕仰給者數萬人雖丁夫負擔無有闕者每一郡一城必先保其簿書固守倉庫

張杲卿丞相知潤州日有婦人夫出外數日不歸忽有人報菜園井中有死人婦人驚往視之號哭曰吾夫也遂以聞官公令屬官集隣里就井驗是其夫與非眾皆以井深不可辨請出屍驗之公曰眾皆不能辨婦人獨何以知其為夫收付所司鞫問果姦人殺其夫婦人與聞其謀

有范廷貴者為殿直押兵遇金陵張忠定公詠為守因

問曰天使必路來還曾見好官員否廷貴曰昨過袁州萍鄉縣邑宰張希顏著作者雖不識之知其好官員也忠定曰何以言之廷貴曰自入萍鄉縣境驛傳橋道皆整葺田萊墾闢野無惰農及至邑則郵肆無賭博市易不敢諠爭夜宿邸中聞更鼓分明以是知其必善政也忠定大笑曰希顏固善矣天使亦好官員也即日同薦於朝希顏後為發運使廷貴亦開門祇使皆号能吏

戚密學倫初筮仕知太和縣里俗險悍喜撰虛訟公至以術漸磨先設巨械嚴回鈇空其箠提鉅索比他邑

數倍民悚駭次作論民詩五十絕不事風雅皆風俗  
易曉之語伴之諷誦以申規警立限曰諷誦半年頑  
心于悛一以苛法治之果因此詩獄訟大減其詩有  
云大契多欺歲月深便將疆界漸相侵官中驗出虛  
兼實枷鐐鞭笞痛不禁人率類此江南往往有本每  
當歲時與因約曰放汝暫歸祀其先櫛沐蟻風民感  
其惠皆及期而還無敢違者名臣四科是實

皇朝仕學規 範卷第十九

皇朝仕學規 範卷第二十

涖官

許仲宣青社人二為隨軍轉運使心計精敏無絲髮遺  
曠征江南軍中之須當不備之際曹武惠公固欲試  
之凡所索則隨應王師將夜攻城仲宣陰計之曰永  
夕運鍾寧不食耶既膳無器可乎預科陶器數十萬  
夜半爨成食兵將就食果索其器如數給之他率類  
此征交州為廣西漕士死於瘴者十七八大將孫全  
與失律仲宣奏乞罷兵不待報以兵屯湖南諸州開  
帑賞給縱其醫餌謂人曰吾奪瘴嶺曰也數萬生還中  
國已恨後時若更候報將積屍於廣野矣誅一族活



萬夫吾何恨哉又飛邀誰交人以禍福交人果送款  
乞內附遣使脩貢仲三上表待罪 太宗褒詔大嘉之  
夏秋汭納之物如鹽麴錢之類名件頗碎慶曆中有司  
建議併合歸一名以省帙鈔程文簡為三司使獨以  
謂仍舊為便若沒其舊名異日不知或再敷鹽麴則  
致重復此亦善慮事也

范文正公鎮 月社會河朔艱食青之輿賦博州置場納  
青民大患輦置之苦而河朔斛價不甚翔踊公止戎  
民本州納價每斗三錢給鈔與之俾簽幘者輓金往  
幹曰博守席君夷亮余嘗薦諂又足下之婦翁也携  
書就彼坐倉以倍價撰之事必可集齋巨榜數十道

介其境則張之設郡中不肯假廩寄僧舍可也必假  
教行焉至則皆如公料村斛時為厚價所誘曾者山  
積不五日遂足而博斛亦衍斛金尚餘數千緡按等  
差給還青民因立像祠焉

王文康治蜀頗以法御下有謗其太苛會劉焯召還為  
右正言 真宗召問策策王其治蜀孰優曰策策在  
蜀值歲豐故得以平易治之王某值歲小歉慮民為  
盜故以法治之使之易治則皆然 真宗善其言

王晦叔遷諫議大夫知益州賊盜賊無輕重一切戮之  
蜀中股慄不數月賊寇屏竄列郡皆外戶不閉先是  
張詠守蜀季春糶廩米其價比時估三之一以濟貧

民凡十戶為一保一家犯罪一保皆坐不得釋民以此少敢犯法至是獻議者改誅之法窮民無所濟復為寇晦叔奏復之蜀人大喜為之謠曰蜀守之良先張後王惠我赤子俾無流亡何以報之俾壽而康從琳知益州治大體略細務嚴肅簡重蜀民畏而愛之蜀州有不逞者聚惡少百餘人作灌口二郎神隊私立官号作士卒衣裝鑼鼓簫吹日椎牛為會民有駿馬者遂遣人取之曰神欲此馬民拒之其馬遂死又率良民從其群有不願往者尋得疾病蓋亦有妖術爾有白其事琳皆捕而戮之曰李順由此而起今鋤其根本且使蜀中數十年無恙

田況移守成都其在蜀治尚和易法去苛細獎進儒素禁戢姦暴以德化人人不忍欺時謂張乖崖之明王文康之平程文簡之肅韓忠獻之愛公皆兼而有之入為三司使金穀利害纖悉罔不備舉時有副使不甚曉事京師号為皮燈毬以況處事通明号為照天蠟燭議者謂一司使自陳恕李士衡之後惟況為稱職也

李南公知長沙縣有鬪者甲強乙弱各有青赤南公召使前自以指揮之曰乙真甲偽也詰之果服蓋南方有擗柳以水塗膚則青赤如毆傷者剥其皮橫置膚上以水灑之則如擗傷者水也不落南公曰毆傷者

血聚心硬偽者不然故知之有一村多豪戶稅不可  
督所差戶長輒逃去南公曰然則此村無用戶長知縣自督  
之善其村名帖於柱豪右皆懼是歲初限未滿此村  
稅最先集又諸村多詭名稅存戶亡每歲戶長代納  
亦不可差南公悉召其村豪右謂之曰此田不過汝  
曹所典買耳與汝期一月爲我推究不則汝曹均分  
輒輸之及期盡得冒佃之人使各承其稅河北提點  
刑獄有班行犯罪下獄按之不服閉口不食百餘日  
獄吏不敢考訊甚患之南公曰吾立能使之食引出  
問曰吾欲以一物塞君鼻君能終不食乎其人懼即  
食且服罪八問其故南公曰彼必善服氣者以物塞

紕故懼

李南公寢室中張燈炷香通夕宴坐郡樓上鼓番漏水  
歷歷分明儻一刻差誤公必詰之守籤者指名伏辜  
謂公爲神明公曰鼓角爲中軍號令號令在前尚不  
分明其餘外事將如何也

丹陽顧方篤行君子也皇少未登進士第再調明州象  
山令視事之日召邑中士民問利害及境內  
士民之善惡善者召勸惡者諭而戒之  
使自以又爲建學舍率其子弟之方者教之暇日親  
爲講解誘掖使進於善逾年民大化服然而方病邑  
民相率出錢詣塔廟祈禱者千人爲鬻股者十三人

方竟不起百里之內號泣思慕如失父母相與立祠以歲時祀方余觀近世為縣者類以簿書期會為急務鮮有能及教化者四方獨以仁義禮教治其民使民之愛慕如此丹陽錢君奇訛陵胡全夫皆為方記其事刻石祠中而士大夫以詩頌方之遺美不可勝紀

劉彛所至多善政其知虔州也會江西饑歎民多棄子於道上彛揭榜通衢召人收養日給廣惠倉米二升每月一次抱至官中看視又推行於縣鎮細民利之非之給皆為字養故一境生子無夭闕者一日謂魯公公亮魯公曰久知都官治狀屢欲進擢然議論

有所未合姑少遲之吾終不忘也彛曰士之淹速訛仲亦皆有命今姓名已蒙記錄而尚屈於不合之論亦某之命也魯公歎曰比來士大夫見執政未始不有求求而不得即多歸怨而君乃引命自安吾待罪政府行十年未見如君之言者

祥符中有劉偁者久用銓調為陝州司法參軍廉謹至貧及罷官無以為歸計賣所乘馬辦裝跨驢以歸魏野以詩贈行曰誰似甘棠劉法掾來時騎馬去騎驢未幾

真宗祀汾陰過陝召野赴行在野避不奉詔上遣中使就野家索其所著得贈偁詩上嘆貴久之語宰臣曰小官有廉貧如此者使召之

八規第...  
備方為江南幕吏至以為京官知青州博陵縣後每  
有差除 上曰得如劉備者可矣未數年亟遷主

客郎中三司戶部判官 真宗之獎拔廉吏如此

然由野一詩發之也 名臣四科 皇朝事實

李相簡穆公沆嘗被同年馬亮責之曰外議以兄為无

口匏公笑曰吾居政府然無長才但外所陳利害一

切報罷聊以此報國爾今 國家防制纖悉密若

凝脂苟畢徇所陳一一行之則所傷實多陸象先曰

庸人擾之正所謂也儉人苟一時之進豈念於民耶

王文正公曾為入方正持重在中書最為賢相嘗謂大

臣執政不當收恩避怨公嘗語尹師魯曰恩欲歸已

恐使誰當間者歎服以為名言

薛簡肅公天禧初為江淮發運使辭王文正公云無之

語但云求南民力竭矣薛退而謂人曰真宰相之言

也

慶曆初 二宗頗樂久不視朝一日 聖體康復

思見執政坐便殿促乃二府宰相呂許公門命移刻

方赴召比至中使數輩使公同列亦贊公遠行公愈

緩步既見 上曰久疾方平喜與卿等相見而遲

遲之來何也公曰 陛下不豫中外頗憂一旦聞

急召近臣臣等若奔馳以進慮人心驚動耳 上以

為深得輔臣之體

文彥博知未興軍起召舍人毋湜鄂人也至和中湜上  
言陝西鐵錢不便於民乞一切廢之朝廷雖不從其鄉人  
多知之市以鐵錢買物者不肯受長安為之亂民多閉  
肆僚屬請禁之彥博曰如此是愈使惑擾也召絲絹  
行人出其家繅帛數百疋使賣之曰納其直盡以鐵  
錢勿以銅錢也於是眾曉然知鐵錢不廢市肆復安  
淳化中張鄧公為射洪令命歲旱禱于白崖山陸史君  
祠遂雨立述下若聽命然須雨足乃退蜀人刻石記  
其事祠中 真皇時為廣東轉運會詔天下置天  
慶觀公因請即舊觀為之以紓天下土木之勞

曾待中彬為人仁愛多恕平數國未嘗妄斬人嘗知徐  
州有吏犯罪既立案逾年然後杖之人皆不曉其旨  
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彼其舅姑必以婦為  
不利而惡之朝夕笞罵使不能自存吾故緩其事而  
法亦不赦也其用志如此皇  
朝類  
錄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二十一

涖官

真宗時向文簡除右僕射麻下口李昌武為翰林學士  
 當對 上謂之曰朕自即位以來未嘗除僕射今  
 日以命敏中此殊命也敏中應甚喜對曰臣今日早  
 候對亦未知宣麻不知敏中何如 上曰敏中門  
 下今日賀客必多卿往觀之明日却對來勿言朕意  
 也昌武侯丞相歸乃往見丞相方謝客門闌悄然無  
 一人昌武與向親往入見之徐賀曰今日聞降麻士  
 大夫莫不歡慰朝野相慶公但唯唯又曰自 上即  
 位未嘗除端揆此非常之命自非勳德隆重倚注殊

越何以至此公復唯唯終不測其意又歷陳前世為  
僕射者勲勞德業之盛禮命之重公亦唯唯卒無一  
言既退復使人至庖厨中問今日有無親戚賓客飲  
宴者亦寂無一人明日再對 上問昨日見敏中  
之意何如乃具以所見對 上笑曰向敏中大耐  
官職

向公性端厚明辨遇事敏速曉民政識大體判大理寺  
時沒入祖吉賊錢分賜法吏公引鍾離意委殊事獨  
不受知廣州至荆南即市南藥以往在官一無所須  
以廉清聞在密院時西北用兵道路斥候之集之所  
罔不周知密靜遠權累在衡軸門無私請諸子不令  
登務雖當大事若已不預焉審於采拔不妄推薦  
以重德目之

張忠定公前後治益愛利之政不可悉紀舉其大者則  
公嘗以蜀地素狹游手者衆事之之後生齒日繁稍  
遇水旱則民必艱食時米斛在錢 十六乃按諸邑  
田稅如其價歲折米六萬斛至春籍城中細民計口  
給券俾輸元估糴之奏為永告 今 餘年雖時  
有災饑米甚貴而益民無餒色者公之賜也蜀風尚  
侈好遊樂公從其俗凡一歲之內游觀之所與夫飲  
饌之品皆為常法後人謹而從之則治違之則人  
情不安輒以累罷去



公凡有興作先帖諸縣於民籍中係工匠者其帳申來  
分爲四番役十日滿則罷去夏則以八午歇一時冬  
抵莫放各給木札一牘以禦寒工役皆悅有一瓦匠  
因雨乞假公判云天積蓋瓦雨下和泥事雖至微公  
俱知悉

公知抗時事時歲饑民冒禁販鹽捕獲者數百人公恣  
寬其罰官屬執言不可公曰錢塘十萬家餓殍如此  
若鹽禁益嚴則聚而爲盜患益甚矣俟秋成敢爾當  
痛以法繩之境内卒以無擾

趙韓王魯爲滁州判官 太祖與語奇之會獲盜百  
餘人將誅死普意其有冤啓 太祖更訊之所全

活十七八

張齊賢爲江南轉運使吉州沿江有勾欄地感其地爲  
江水淪陷或官占爲船場而所輸錢如故又李氏時  
民於江中編浮棧以居量丈尺輸稅名水場錢齊賢  
悉奏免之

杜正獻公夏人叛命陝西困於科歛吏緣侵漁調發督  
迫民至破產不能足往往自經投水以死公在永興  
語其人曰吾不能免汝然可使汝不勞爾乃爲之區  
處計較量物有無貴賤道里遠近寬其期會使以次  
輸送由是物不踴貴車牛芻秣宿食來往如平時而  
吏束手無所施民比他州費省十六七至於繕治城

郭器械民皆不知

吏部審官主天下吏負而居職者類以不久遷去故吏得爲奸公始視銓事一日選者三人爭其闕公以問吏吏受丙昧對曰當與甲乙不能爭遂授他闕居數日吏教丙訟甲負某事不當得公悟召乞問之乙謝曰業已得他闕不願爭公不得已與丙而笑曰此非吏罪乃吾未知銓法爾因命諸曹各具格式科條以白問曰盡乎曰盡矣明日勅諸吏無得升堂使坐聽行文書而已由是吏不得與銓事與奪一出於公其在審官有以賂求官者吏謝不受曰我公有賢名不久見用去矣姑以待之

公嘗謂門生曰今之在上者多摘發下位小節是詆不怒也衍知兗州時州縣官有累重而素貧者以公租所得均給之公租不給即繼以公帑量其小大咸使目足尚有復侵擾者真貪吏也於義可責又曰衍歷知州提轉安撫未嘗壞一箇官員其間不職者即委以事使之不暇墮不謹者諭以禍福俾之自新從而遷善者甚衆不必繩以法也其有文學政事殊行絕德者雖不識面未嘗不力薦於朝有一善可稱一長可錄者亦未嘗不隨所能而薦之

公嘗謂門生曰作官第一清畏無求人知苟欲人知同列不謹者衆必譖已爲上者又不加明察適足取禍

爾但優游於其間默而行之無愧於心可也

韓魏公言杜祁公公心而樂與人善既知其人無復毫髮疑問始琦為樞密副使論難一二事祁公不樂久之相亮每事問曰諫議看來未諫議曾看便將來押字琦益為之盡心不敢忽以此見祁公存心至公不必以出於己為是賢於人遠矣

范文正公為參政而韓富二樞並命銳意天下之事患諸路監司不才更用杜杞張鼎之輩公取班簿觀不才監司每見一人姓名一筆勾之以次更易富公素以文事公謂公曰十二丈則是一筆焉知一家哭矣公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悉罷之

皇祐二年吳中大饑殍殣枕路是時范文正公領浙西發粟及募民存餉為術甚備吳人喜競渡好為佛事公乃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遊又召諸佛寺主首諭之饑歲工價至賤可以大興土木之後於是諸寺工作鼎興又新教倉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嬉遊不節及公私興造勞耗民力公乃自條叙所以宴遊及興造皆欲以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貿易飲食工技服力之人皆食於公私者日無慮數萬人荒政之施莫此為大是歲兩浙惟杭州晏然民不流徙皆公之惠也歲饑發司農之粟募民興利近歲遂著為令既已恤

饑困之以成就民利此先王之美澤也

公言幕府辟客頃可為已師者乃辟之雖明友亦不可  
辟蓋為我敬之為師則心懷尊奉每事取法於我有  
益耳

參政王文忠公自朝廷理元昊罪軍興而用益廣前為  
三司者皆厚賦暴斂甚者借內藏率富人出錢下至  
果菜皆加稅而用益不足公始受命則曰今國與民  
皆弊矣在陛下任臣者如何由是 天子一聽公

所為公乃推見財利出入盈縮曰此本也彼末也計  
其緩急先後而去其蠹弊之有根尤者斥其妄計小  
利之害大體者然後一為條目使就法度辭副使判  
官不可用者十五人更薦用林暨者暮年民不加  
賦而用足明年以其餘償內藏所借數百萬又明年  
其積於有司者數千萬而所在流庸銷復其業

包孝肅公知瑞州州歲貢硯前守緣貢率數十倍以遺  
權貴人公命製者纔足貢數歲滿不持一硯歸其知  
開封府為人剛嚴不可于以私京師為之語曰開節  
不到閭羅包老吏民畏服遠近稱之為長吏僚佐有  
所開白喜面折人然其所言若中於理亦審然從之  
刮而不悛此人所難也

丞相陳文惠公知壽州遭歲大饑公自出米為糜以食  
餓者吏民以公故皆爭出米其活數萬人公曰吾豈

以是為私惠抑蓋以令率人不若身先而使其從之  
樂也

河東地寒而民貧卷除石炭稅減官治鐵記歲數一萬  
以便民曰轉運征利之官也利有不未下春餘則上  
足吾豈為俗吏哉及尹開封府公以謂治煩之術作  
威以擊強蓋察以防姦警於激水而歎其澄也故公  
為政一以誠信每歲正月夜放燈則悉籍惡少年禁  
錮之公召諭曰尹以惡人待汝汝安得為善吾以善  
人待汝汝忍為惡耶因盡縱之凡五夜無一人犯法  
者

尚書余襄公廣之番領菜船舊嘗取稅公奏罷之以徠  
遠商又請立法戒當任官吏不得市南藥及公比歸  
不載南海一物云

侍讀孫公知管州近臣過晉夜半叩城欲入公曰城有  
法吾不得獨私終不為開門

樞密胡文恭公通判宣州有被誣以殺人者獄成議法  
將抵死公疑之呼囚以訊囚憚箠楚不敢言公正衣  
冠坐堂上思之俄而假寐夢有人來告曰吳姓也公  
遽引囚辟左右復訊之囚曰旦將之田縣吏執以赴  
官不知其由也公取獄辭窮治乃被毆之婦與吳姓  
姦姦者殺其夫與婦謀執平人以告也公之精誠格  
物蓋如此

詳議官闕判院者當擇人薦於上公與同列得二

人此二人才智明法無上下一人者監稅河北以水

災虧課同列議曰虧課小失不足白上以累才

公不可至上前悉白之且曰此人小累才之惜

仁宗曰果得才小累何恤遂除詳議官同列退謂公

曰詳議欲得人公固欲白之緣是下得奈何公曰彼

得與不得一詳議官耳是固亦有命也宿以誠事

主今白首矣不忍絲髮欺君以喪平生之節為之開

陳聽上上自擇耳同列驚曰某從公久乃不知公

所存如此已上出皇朝名臣言行錄

皇朝仁學規範卷第二十一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二十二

辭官

御史片景初兵中復馬遵坐論梁丞相罷臺職除他官

公封還辭頭不草制其後屢有除授非當者必皆封

還之而上遇公益厚曰有子如此其母之賢可知

知命特賜冠帔以寵之

張堯佐者以進士擢第累官至屯田員外郎知開州會

其姪女有寵於仁宗為脩媛堯佐遂驟遷一日

中除宣徽節度景靈群牧四使御史唐介上疏引揚

國忠為戒不報又與諫官包拯吳奎等七人論列

上又白御史中丞留百官班欲以庭爭卒奪堯佐宣

徽景靈兩使特加介六品服以旌敢言求幾堯佐復  
除宣徽使知河陽唐謂同列曰是欲與宣徽而故河  
陽為名耳我曹豈可中已耶同列依違不前唐家獨  
爭之不能奪 仁宗諭曰除擬初出中書介遂極

言宰相文彥博知益州日以燈籠錦媚貴妃而致仁宗  
相今又以宣徽使結堯佐請逐彥博而相富弼又言  
諫官吳奎觀望挾姦語甚切直 仁宗怒却其奏

不視且言將貶竄介徐讀畢曰臣忠義憤激雖出錢  
不避也上急召二在以疏示之曰介言他事乃可至  
謂彥博因貴妃得執政何言也介而質彥博曰彥博  
宜自省即有之不可隱彥博拜謝不已樞密副使梁  
適叱介使下殿介辯愈切 仁宗大怒王音甚厲

衆恐禍出不測是時蔡襄脩起居注立殿陛即進曰  
介誠狂直然納諫咨言人主之美德必望全貸遂召  
當制舍人就殿廬草制貶春州別駕翊日御史中丞  
王舉正救解之 上亦中悔改為英州別駕復取其  
奏以入又明日罷彥博黜吳奎而遣中使護送介至  
貶所且戒以必全之無令道死

參政趙清獻公通判泗州泗守昏不事事監司欲罷遣  
之公獨左右其政而悔其所以然使若權不已出者  
守得以善罷

公得虔州地遠而民好訟人謂公不樂公欣然過家上

冢而去既至遇吏民簡易嚴而不苛悉召諸縣令告之為令當自任事勿以事諉郡苟事辦而民悅吾一無所問令皆喜爭盡力處事為少獄以屢空改修鹽法踈鑿贛石民賴其利虔當二廣之衝行者常自虔易舟而北公間取餘材造舟得百艘移二廣諸郡曰仕宦之家有父兄沒而不能歸者皆移文以遣當具舟載之至者既悉授以舟復量給公使物歸者相繼於道

御史中丞呂公誨

上素聞其彊直擢為天章閣待

制復知諫院遷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是時有侍臣天子庶官家居者朝野稱其材以為古今少倫

引參大政眾皆喜於得人獻可獨以為不然眾莫不

怪之居無何新為政者恃其材棄眾任已厭常為許

多變更祖宗法專汲汲斂民財所愛信引技時

或非其人天下大失望獻可屢爭不能得乃抗章悉

條其過失且曰誤天下蒼生必此人如久居廟堂必

無安靖之理又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上遣

使諭解獻可執之愈堅乃罷中丞出知鄧州

御史中丞彭公思永為荆湖北路轉運使至部奏黜守

令之殘暴疲懦者各一人而八州知勸時大農以利

誘諸路使以羨餘為獻公曰良民取賞吾不忍為遂

無所獻



丞相申國呂正獻公公著每事特重近厚然去就之際  
極於介潔其在朝廷小不合便脫然無留意故歷事  
四朝無一年不自引求去

丞相魏國韓忠獻王琦監左藏庫時方貴高科多徑去  
為顯職公獨滯於筦庫眾以為非宜公處之自若不  
以為卑冗職事亦未嘗苟且禁中須索金帛皆內臣  
直批聖旨下庫無印記可以考驗公奏曰天禧中嘗  
專置傳宣合同一司關防甚嚴官物非得合同憑由  
不可給後相習為弊廢而不行願復舊制詔從之舊  
有監秤始得受納內臣往往數日不至寶貨異露  
庶遠方衙校苦於稽留公奏罷之災傷州郡所輸物

帛不如度者例猶追剝公請蠲之徙開去府

事不倦暑月汗流浹背府尹王博文大器重之曰

人要路在前而治民如此真宰相器也

中書習舊敝每事必用例五房史操例在手顧金錢惟  
意所去取所欲與白舉用之所不欲行或匿例不見  
韓公令刪取五房例及刑必斷例除其冗謬不可用  
者為綱目類次之封滕謹等每用例必自閱自是人  
始知賞罰可否出宰相五房史不得高下于其間

參政歐陽文忠公脩三年加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  
事所代包孝肅公以威嚴御下名震都邑公簡易循  
理不求赫赫之譽有以包公之政勵公者公曰凡人

材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勢必不逮  
吾亦任吾所長耳聞者稱善

歐公嘗語人曰治民如治病彼富醫之至人家也僕馬  
鮮明進退有禮為人診脉按醫書述病證口辯如傾  
聽之可愛然病兒服藥云無效則不如貧醫貧醫無  
僕馬舉止生疎為人診脉不能應對病兒服藥云疾  
已愈矣則便是良醫凡治人者不問吏材能否設施  
何如但民稱便即是良吏故公為數郡不見治迹不  
求聲譽以寬簡不擾為意故所至民便既去民思如  
揚州青州南京皆大郡公至三五日間事已卜減立  
六一兩月後官府間如僧舍或問公為政寬簡而事

不弛廢者何也曰以縱為寬以略為簡則弛廢而民  
受其弊也吾之所謂寬者不為苛急耳所謂簡者不  
為繁碎耳識者以為知言

張舜民遊京師求謁先達之門是時歐陽公司馬公三  
荆公為學者所趨諸公之論於行義文史為多唯歐  
陽公多談吏事既久之不免有請大凡學者之見先  
生莫不以道德文章為欲聞者今先生多教人以吏事  
所未喻也公曰不然吾子皆時才異日臨事當自知  
之大底文學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貶官夷  
陵彼非人境也方壯年未厭學欲求漢史一觀公私  
無有也無以遣日因取架閣陳年公案反覆觀之見

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以無為有以枉為直違法徇情戒親害義無所不有且以夷陵荒遠偏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也當時仰天誓心曰自爾遇事不敢忽也迄今三十餘年出入中外忝塵三事以此自將今日以人望我必為翰墨致身以我自觀亮是當時一言之報也

公與其姪通理書云自南方多事以來日夕憂汝得昨日遽中書頓解憂想歐陽氏自山南歸明累世家朝廷官祿吾今又被榮顯致汝等並列官品當思報效偶此多事如有差使盡心向前不得避事至於臨難死節亦是汝榮事但存心盡公神明自祐汝切不可思

避事也昨書中言欲買朱砂來吾不闕此物汝於官下宜守廉何得買官下物吾在官所除飲食外不曾買一物汝可觀此為戒也內翰蘇公題其後曰凡人勉強於外何所不至惟考之其私乃見真偽此歐陽公與其弟姪家書也

杭本江海之地水泉鹹苦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及白居易復浚西湖淤水入運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然湖水多葑久廢開治至是積二十五萬餘丈而水無幾矣運河失湖水之利取給於江潮潮濁多淤河行園闌中三年一淘為市井大患而六井亦幾廢蘇文忠公始至浚二河以茅山一河

受江潮以鹽橋一河受湖水復造堰閘以為湖水畜  
洩之限然後潮不入市且以餘力復修六井又取葑  
田積湖中為長堤以通南北募人種菱湖中而收其  
利以備修湖抗人名其堤曰蘄公堤云

中書侍郎傅獻簡公堯俞為御史諫官四年所上百六  
十餘章多觸忌諱抵權倖名重朝廷而風節凜然聞  
於天下

尚書彭公汝礪故事進士第一人無入吏部選者公釋  
褐歷保信軍節度推官武安軍節度掌書記丁外艱  
除復授漳州軍事推官在選十年人以為淹而公處  
之澹如也

內翰范公祖禹言舊年子弟赴官有乞書於蜀公者蜀  
公不許曰仕宦不可廣求人知受恩多則難立朝矣  
諫議劉公安世徧歷言路正色立朝知無不言言無不  
盡每以辨是非邪正為先進君子退小人為急其面  
折庭爭至雷霆之怒赫然則執簡却立伺天威少霽  
復前極論一時奏對且前且却者或四五殿庭觀者  
皆汗縮竦聽公退則咨嗟嘆服至以俚語目之曰殿  
上虎紀上出皇朝  
臣言行錄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二十三

淮官

范質初作相與馮道同堂道最宿舊意輕其新進潛視  
所為質初知印常判事語堂吏曰當判之事並施箠  
表得以視而書之盧臨文失誤貽天下笑道聞嘆曰  
真識大體吾不如也質後果為名相

江翔建安人文蔚之兄子也為汝州魯山令邑多曠土

連歲枯旱艱食翔自建安取早稻種此稻耐旱繁實

可久蓄宜高原至今邑人多種之歲歲足食

並出揚文  
公談苑

時議欲差夫徃支郡般草乖崖公曰百姓經賊瘡口未  
合如何役他只如彭漢乘城徃還四程一夫擔幾束

苴餵幾匹馬公遂於城西北門外各剗一草場買百姓生草秣馬甚優是復又百姓當饑饉之際得錢買食全活者頗衆至十月後方住

有民家子與壻訟家財壻言妻父臨終此子纔三歲故見命掌賞產且有遺書令異日以十之三與子餘七與壻公覽之以酒醉地曰汝妻父智人也以子幼甚故託汝僕遷以家財十之七與子則子死於汝手矣函命以七分給其子餘三給壻皆服公明斷拜泣而去

公曰見事有三難能見一也見而欲行二也當行必果

伏三也

公謂李畋曰子還知公事有陰陽否對曰未也曰凡公事未着字前則屬陽陽主生也通變由之着字後屬陰陰主刑也刑貴正名名不可改

轉運黃虞部好舉時才之士公勸曰大凡舉人須舉好退者好退者廉謹知耻若舉之則志節愈堅少有敗事莫舉奔競者奔競者能曲事諂媚求人知己若舉之必能於才好利累及舉官故不少矣其人既解奔競又何須舉也

為政之道府吏曰治未也庶民曰治未也僧道曰治未也未若識見無私學古之士也治斯治矣

公就轉吏部侍郎謂李畋曰今忝聖恩為天官少宰可

畏可畏又勝作正印時正印又勝作員外郎員外郎  
勝作三丞三丞勝作京秩若轉下而思之則身不危

若轉上而思之則名必敗已上出張

真宗朝因宴有親事官失金碟子一片左右奏云且與

決責上云不可且令尋訪又奏云只與決小杖

上云自有一百日限若百日限內尋得小杖亦不

可行也帝王尚守法如此為臣子者當何如

晉公談錄

王文正公曾再送大名代陳康肅既視事府治毀圮者

即舊而葺之無所改作什器之損失者修補之如數

政有不便委曲彌縫爰掩其非及移守洛師康肅從

為代觀之歎曰王公宜其為宰相我之量弗及已蓋

陳以昔時之嫌意謂公必返其故發其隱也

公嘗言始參大政屬故太尉王公旦當國每進用朝士

必先望實或曰某人才某人賢則曰誠知此人然歷

官尚殘人望未著且俾養望歲久不渝而後擢任則

榮塗坦然中外允懣故公執政之日遵行是言而入

皆心服並出王正

古者鄉田同井而民之出入相友故無爭鬪之獄今之

郡邑之訟往往出於愚民以戾氣相凌善為政者勿

聽焉可也又時取強暴而好譏侮者痛懲之則柔良

者安鬪訟可息矣出程氏遺書

教人者養其善心而惡自消治民者導之敬遜而爭自息

苗履見伊川語及一武師苗曰此人舊日宣力至多人官高而自愛不肯向前伊川曰何自待之輕乎位愈高則當愈思所以報國者饑則為用飽則揚去是以鷹犬自期也

明道先生作縣凡坐處皆書視民如傷四字常曰顯堂

愧此四字

已上出程氏外書

趙清獻帥蜀乃獨以一琴一鶴一龜自隨想其清致知及再帥蜀縱鶴放龜想又以此為累矣此是渠

入妙處

夫見過云近日仕宦習氣可惡上下

免全無後慮若不如此則徃徃其禍先及為之奈何先生曰精金百鍊則愈剛為器益利人自不至誠豈有不可為者小人為不善其心豈不自知特無剛腸耳吾歷仕雖不以然盡誠於我依公而行人雖以我異已然道理既是彼自愧恐又安能尤人試平心處之當

士夫以改官少一二紙舉狀再三懇求死轉當路其意甚切因謂人曰某平生不能為人死轉且據公入仕可言者然受其亦可說斯人歷舉某事某事曰是公合故底事向其入仕幾時又見其貧縷細以為



問皆 其所得若干老幼若丁日用若干諸理  
甚真知其為廉勤之士曰如此當為公說然自此後  
不可失故步不可舉此常為話柄某一時倉卒間  
以言信公 公不可以言欺此心

或問法未嘗不便於民而吏每至於害法治吏者當如  
何先生曰仕宦者往往多以私意處法故吏得以欺  
之稍能以公心守正理則人情所在即是法意吏安  
能欺之

或問近日監司責守令守令唯務事辦往往有所不恤  
故人情法意每每多失其間有一執法守正者動多  
疑不敢容易不以懦斥則以不能見鄙及違理也

法一旦事敗者則又處之幸不幸此當如何先生曰  
做不得不如去既任其職只得守理守法雖以懦斥  
或以無能見鄙於心無愧人豈不知若較之違法背  
理而自處於幸不幸者一敗塗地非特在我有愧於  
人終豈無見察之理豈可謂之幸不幸

或問孔子一聖一賢輒輟天下周遊戰國非不求進而  
卒不肯遽進者豈其情也先生曰君子之進不敢苟  
也必於義為當則終身為榮雖後世亦榮之一或不  
當終身受辱雖後世亦辱之如柳子厚劉禹錫結正  
叔文元稹結崔潭峻一則斥逐不用維悔無益一則  
為武儒儻以青繩見譏書之吏冊後人讀之無不為

之愧汗想其在當時其心亦何以自處李栖筠抗元  
載不得相李鄴因吐突承瓘得相而不願受至今猶  
欽重其人大抵窮達貴賤皆有定分切不可謬用其  
心以自取千世笑端

或問當官臨事如何先生曰切戒躁急躁急則先自喪  
不暇何暇治事加以猾吏姦民窺伺機便以成其利  
非特害人於己甚害

或問趙廣漢為京兆尹發姦摘伏使姦宄無所錯後人  
少有能繼者大抵皆挾術用數以此為治如何曰此  
言君子所為措摩吾心使明白無以私意亂公道如  
揭明鏡于中庭凡物至前長短小大妍醜肥瘠一一

自見鏡何心執使物至則應不必求以應物此語

襄城之民素不事蠶織鮮有植桑者范忠宣公患之因  
民之有罪而情輕者使植桑於家多寡隨其罪之輕  
重後按其所植榮茂與除罪自此人得其利公去民  
懷之不忘至今號為著作公宰縣時官也次任襄陽  
許州觀察判官公事賈丞相文元守許政事無大小  
一皆詢公公亦盡誠無所迴避文元無不從者公退  
而歎曰賈公信我如此豈可容易妄言益使吾臨事  
而懼謹擇而言期不誤公聽文元由是深知愛公

忠宣公言行錄

三朝仕學規範卷第二十三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二十四

泄官

尤君嘗言仕宦不可以苟進惟委之以命則泰然李即  
改轉著作佐郎知齊州景城縣鄉人賈殿丞壽為審  
刑院詳議官著令三年滿日自舉官為代吾與要相  
知最密約賈候李即替歸薦以為代賈諾之俯拾無  
疑矣既而李替歸居京半年餘待賈削指日奏去  
滿兩日一貴人召賈令舉其子為代師益初登第授  
并州推官有數逆官光在并許與師益為地未赴任  
為堂除者所衝改注鎮戎軍判官鎮戎僻遠與并大  
不相侔去日極甚不樂到日和糴斛斛該賞格未一

考改京官知京兆府咸陽縣若果去并附不知能改  
官否汝輩在仕宦常以此二事較之不得苟進惟公  
勤待命則無悔吝

先君言大理丞張谷為雷夏宰公廉勤幹民實賴之時  
有尉宣從吉者流外人稍有不廉之跡提刑楊汝過  
邑求從吉之罪于公谷曰不知楊怒貢谷曰為令長  
容佐官作過罪必同情谷曰邑事無大小皆決于某  
不聞從吉敢屈法于民某今日由同官得罪于監司  
豈敢自辯蓋未嘗伺察同官之所為以備監司之問  
已而楊意稍解汝輩在仕宦於同官常知公之處心  
不患祿位之不求子孫之不盛並出仕氏談錄

良古說元憲宋公以言者斥其非才罷樞相守  
有一舉人行橐中有不稅之物公問何緣而發吏  
因其僕告公曰舉人應舉孰無所貧之物然其情未  
可深罪若奴告主此風豈可長也察屬白以犯人乃  
言官之子也為其父嘗有章及元憲意欲激其報耳  
公曰弗可送稅乃治其奴罪而遣之眾咸服其有德  
出塵史

孫莘老知福州時民有次市易錢繫獄甚眾有富人出  
錢五百萬莘老佛殿請于莘老莘老徐曰汝輩所以施  
錢者何也眾曰願得福爾莘老曰佛殿未甚壞福又  
無露坐者孰若以錢為獄囚償官浦使數百人釋枷

鑠之苦其得福豈不多乎富人不得已諾之即日輸  
錢圖固遂空

祁公為人清約平生非賓客不食羊肉時朝多恩賜  
請求無不從祁公尤折僂倖所請即封還其有私語  
上曰朕無不可但遠白鬚老子不肯並出孫氏談圃  
子更曰寬而疾惡嚴而原情政之善者也出涑水迂書

大年云僕見元城先生後三日僕獻書求教先生再  
讀之似有喜色且以言見謝僕因問立身仕宦之道

先生問余家屬畢曰賢俸祿薄當量入以為出僕復

問請益先生曰漢書云吏道以法令為師有暇可

讀又曰不可人治人可保僕歸

前語出薛宣傳先生之意以僕初出場屋行已成犯  
法且為吏所欺故有此言出元城語錄

公曰今人咸言事已如此不可復理某以為甚易耳孟

子云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

世捨我其誰哉非敢輕蔑天下之士自以實見天下

有可為之理爾請言一事某少時在開寶寺習省課

路公為樞相一日以先人監牧司申一事頗違當時

朝廷之意召某問之某以實對已而問近有所聞否

某言昨有人相訪云王介甫求去甚堅恐相公代其

任路公曰安得有此譬如立大厦其匠擅其工斤斧

紛紛然其大木截之令小小者復碎之曾未就緒輒

要主人辭去舊屋既毀新材又壞後之人如何其可  
為也余時甚少氣頗銳應之曰某雖晚進以理觀之  
似未然潞公愕然曰何故某曰今日新政不知果順  
人之所欲為人之利乎若不然相公當之去所害與  
所利反掌之間耳潞公默然他日見先人云嘗請令  
即相見其論甚堅正也 出元城談錄

胡程問口筮仕之初遽領推勘不知治獄要道何如公  
曰在常注意而一事不可放過某有同年宋若谷初  
在洛州同官留意獄訟當時遂以治獄有聲監司交  
薦其後官至中散大夫嘗曰獄貴初情每有繫獄者  
一行若干人即時分作異處親徃遍問私置一簿子  
隨所通語畢記之因以手指畫膝上教程曰題云某  
日送到某人某事若干人列各人姓名其後行間相  
去可三寸許以初問訊所得語列疏姓名左方其後  
結正無能出初語者蓋人乍入控件既倉卒又異處  
不能相謀此時可以得其情耳獄貴初情此要道也  
出南都道護錄

諫議大夫張師德謁向文簡公敏中曰師德兩詣王相  
公皆不得見恐為人輕毀望公從容明之一日方議  
知制誥王文正公曰可惜張師德向曰何謂公曰  
累於 上前說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意兩及吾  
門矣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靖以待之耳若奔競

而得使無階而進者當如何也向方以師德之意啓之公曰某處安得有人敢輕毀但師德後進待我殘也向公之稱師德適有關望公弗遺公曰第緩之使師德知聊以戒貪進激薄俗也

東封車駕在道夜有堂吏被酒忿爭皆蒼皇入白公臥不答既入對上出臣僚奏狀千乘萬騎在外可斬首以令衆公曰此止小人一時醉歐若斬之是禁人飲酒令飲酒者皆懼車駕在外人情馬得安已捕歸京府繫治後府以此申覆公曰若輕斷亦恐縱人今霈大赦可原之矣止減死一等

中書有事關送密院事擬詔格寇萊公在樞府馳以聞上曰中書行事如此施之四方得非不便公見之拜於上前曰此實中書之失掌志人皆遭罰責密院吏皇恐白寇公曰中書密院日有相于自來止是逐房改易不期奏白而使宰相謝罪不踰月密院有事送中書亦違舊詔堂吏得之欣然而呈公公曰却返與密院密院吏出白寇公寇公大慙翌日見公曰王同年其得許大度量公不答

公言慶曆中與希文彥博同在兩府上前爭事議論各別然下殿來不失和氣如未嘗爭也當時三人相善正如推車子蓋其心主於車可行而已不為已也

公言國家事鎮之則靜但敢者少耳

公在政府時極有難處事嘗言天下事無有盡如意須  
索包揔不然不可一日處矣

公言往時同列二三公不相下語嘗至相學待其氣定  
每為于之以理使歸于是雖喜勝者亦自然不爭也  
公言某待罪中書時事有當然者不當然者必堅立不  
動反復論列頃止而後退不敢便取次放過

錢明逸久在禁林不滿意出為秦州居常快快不事事

公聞之語人曰雖不足意獨不思所部有萬千生靈

邪已上出名賢遺範錄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二十四

三朝仕學規範卷第二十五

准官

孫仲車言人之同官不可不和和則事無乖逆而下不  
能為姦必欲和莫若分過而不掠美出節孝先生語

造意者常居尊與賢作事者當居卑與賤造意者作事

遲以專之遲副意之速常不及故在上者不可以意

之速責事之遲

蔡君謨知開封府事日不下數千每有日限事揀三兩

件記之至其日問人不測如神

楊中立云范文正有言作官公罪不可無私罪不可有

材迷中范堯夫有言公事膽大私事膽小又言一



部律中四字可盡所謂罪疑惟輕

神廟時監司李及登對

上問麥價不知對曰臣於

職事非不盡心偶不知麥價他日擇按察

上問

向時不知麥價者為誰宰執請其故上曰朕欲知

四方利病須忠信人如麥價有甚擿一箇不得

張橫渠與其叔安仁令書云弊政之後諒煩整葺寬而

不弛猛而不殘待寄居游士以禮而不與之交私一

切守法於人情從容此亦吾叔所能辦

范虎夫嘗謂人作貴官只將如奉使借官看便無事

李若谷教一初官云勤謹和緩其人云勤謹和已聞命

矣緩字未諭李云甚事不因忙後錯了已上出范氏客語

左丞王和甫尹京口市有匿名書誣告一富家有逆誅

都城稍恐和甫不以為然不數日果有旨根治和甫

搜驗富家無迹因詢其怨耦答以數日前有鬻狀人

馬生嘗有所貸弗與頗積怨言和甫乃密以他事館

馬生至對款即取謗書字校之略無少異因而訊鞫

其事果馬生所作

朝請即侯臨昔為東陽令有治聲忽他邑民因分財私

寄附於姻家輒為所匿累經訟而弗直乃求理於侯

侯曰吾與汝異封法難以治止令具物之名件而去

後半年縣獲強盜侯因縱盜交通所寄物於姻家及

捕至獄泣訴盜所通金帛皆親所寄侯即追向日求

理之民證驗識認還之

朝散大夫錢蘇往年宰秀州嘉興有村叟告牛為盜所殺錢曰若亟歸勿言報吾但密召同村解之遍以其肉餽所知或有怨仇即倍與叟如其言翌日果有人懷肉以告叟私屠牛者錢得而治不告肉者所殺也

出和氏談選

韓莊敏公一日侍立

神宗云聞杭州楊梅甚佳卿

曾食否公云舊亦曾食然中國甘珍亦自不少遠方之物一有供奉便成勞弊如漢唐荔枝是也 神宗云誠然

公臨藩政事詳盡官屬人人得盡其所長每議事使逐人各道所見公然後參酌從長施行如有未盡更為條陳屬官多云乞相公台旨公曰某指揮不難恐有差誤諸公不肯言致誤施行不若先盡諸公所見然後某參酌也 並出韓莊敏公遺事

或問為政如何謝子曰吾為縣立信以示之始時事煩吾信既立今則簡矣凡事皆與之議而處其方只如理債則先約之息不得過本不及本則計日月償之又為之期期至而不還治其罪息過本則不理凡胥吏稟吾約束者中為之約而言不再期既至而事未集治其罪不復縱凡此皆所以示吾信又問處事何以得其要謝曰試舉一端只如繳引勾到人便令於

引上三項開說某人是陳狀某人是被論某人是證  
見即時便見得事因問當不用便看元詞

萬事真實有命人力計較不得吾平生未嘗干人在書  
局亦不謂執政或勸之吾對曰他安能陶鑄我自有  
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枉做却閑  
工夫枉用却閑心力信得命及便養得氣不折挫也  
出上蔡語錄

或問臺諫官如何作曰剥之象曰不利有攸往小人長  
也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夫君  
子之於小人方其進也不可以驟去觀剥之象斯可  
見矣剥坤下而艮上坤順也艮止也此天理之不可  
易者也順而止之其漸而非暴之謂乎陰陽之氣消  
息盈虛必以其漸君子所尚蓋在於此

因言人君喻臺諫言事若事當言可以言否曰 英宗  
朝傅欽之奏劄子 上不從因曰臺諫有合理會  
事却不理會欽之曰不知方今合理會者是何事  
上曰何不言蔡襄欽之云若襄有罪 陛下何不

自朝廷意正典刑責之安用臣等言上曰欲使臺諫  
言其罪以公議出之欽之云若付之公議臣但見蔡  
襄辦山陵事有功不見其罪臣身為諫官使臣受旨  
言事臣不敢

為政要得厲威嚴使事事齊整甚易但失於不寬便不

是古人作處孔子言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又曰  
寬則得衆若使寬非常道聖人不只如此說了今人只  
要事事如意故覺見寬政悶人不知權柄在手不是  
使性氣處何嘗見百姓不畏官人但見官人多虐百  
姓耳然寬亦須有制始得若百事不管唯務寬大則  
胥吏舞文弄法不成官府須要權常在已操縱予奪  
揔不由人儘寬不妨伯淳作縣常於坐右書視民如  
傷四字云某每日常有愧於此觀其用心應是不錯  
決撻了人古人於民若保赤子為其無知也常以無  
知恕之則雖有可怒之事亦無所施其怒無知則固  
不察利害所在教之趣利避害全在保者今赤子若  
無人保則雖有坑窞在前蹈之而不知故兄事疑有  
後害而民所見未到者當與他做主始得州縣近令  
勸誘富民買鹽勸誘即須有買者但異時令百姓買  
鹽其初亦令勸誘百姓名一入官以後便不可脫為  
民父母豈可暫時同之使之終身受其害

徐師川人洪州欲不復來先生問之曰公免得仕宦否  
若端的有以自贍不必復來固好第亦須着仕宦如  
何師川曰亦以免仕宦未得曰如此則當復來供職  
仕宦處處二般既免未得須復為他官逃此之彼彼  
亦宜有不安處是無地可以自容也師川曰來此復  
為人所羅織陷於禍奈何曰顧吾所自為者如何耳

苟自為者皆合道理而無愧然而不能免者命也不  
以道理為可憑依爾徒懼其不免則無我無命矣師  
川曰極是亦待來此若做不得去之未為晚又言人  
只為不知命故纔有此事便自勞攘若知得徹便於  
事無不安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固嘗  
解云使孔子不免於桓魋之難是亦天也桓魋其如  
何哉蓋聖人知命如此夫富貴死生人無與焉何尤人  
之有孟子分明為臧倉所毀不遇魯侯而以為不遇  
非臧倉之力蓋知命也

程正叔云古之學者四十而仕未仕以前一十餘年得  
盡力於學問無他營也故人之成材可用今之士十  
四五以上便學綴文覓官豈常有志為己之學夫以  
不學之人一但授之官而使之事君長民治事宜其  
效不如古也故今之在仕路者人物多凡下不足道  
以此已上龜山語錄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二十六

涖官

邵曄知廣州鑿內河以泊舟楫不為颶風所害相次陳  
 世卿代之奏乞免本州計口買鹽之害五羊之民始  
 有溫衣飽食廣人歌曰邵父陳母除我二苦出王壺清  
 伯溫初入仕程侍講曰凡作官雖所部公吏有罪亦當  
 立案而後決或出於怒比具案怒亦散不至倉卒傷  
 人每決人有未輕杖責者宜謹之恐其或有所立也  
 伯溫終身行之

樞密張公棗謂余曰某初官入川妻子乘驢某自控兒  
 女尚幼共一驢馱之近時初官非車馬僕從數十不

能行可歎也前輩勤儉不自侈大蓋如此因錄之

元祐初 哲宗幼冲起文潞公以平章軍國重事召

程頤正叔為崇政殿說書正叔以師道自居每侍

上講色甚莊繼以諷諫 上畏之潞公對 上恭

甚進士唱名侍立終日 上屢曰太師少休公頓

首謝立不去時公年九十矣或為正叔曰君之倨視

潞公恭議者為未盡正叔曰潞公三朝大臣事

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為 上師傅其敢不自重

吾與潞公所以不同也識者服其言

熙寧二年四月朝廷初行新法所遣使者皆新進少年

遇事風生天下騷然州縣始不可為矣康節先生聞

居林下門生故舊仕宦四方者皆欲投劾而歸以書

問康節先生康節先生答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

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而去

何益 已上出邵氏聞 錄

范忠宣公語江民表作小官時便作取宰相時事舜居

歷山及得天下若固有之者養之素也 出步里客談

人有語及為政者和靖曰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倦

最害事若能無倦推而行之為尉為邑為郡以至為

宰相皆可了若倦即雖居家至小事也不能了 出涪

善錄

士大夫若止一官之廩祿計則不知其為素餐請以驅

後之卒奉承之吏供帳居處詳陳悉筭則漙然如履  
冰岌然如臨淵有媿於方寸者多矣若於奉公治民  
之道不加思則竊人之財不足為盜矣出省心雜言

葉石林云余在許昌歲適大水災傷京西尤甚殍自鄧  
唐入吾境不可勝計令盡常平所儲糶乞越常制賑  
之幾十餘萬人稍能全活惟遺棄小兒無中皆得育  
之一口詢左右曰人之無子者何不收以自畜子曰  
人固願得之但患既長或來歲豐稔父母來識認爾  
余為閱法則凡因災傷棄遺小兒不得復取乃知為  
此法者亦仁人也夫彼既棄而不有則父母之恩絕  
若人不收之其誰與活乎遂作空券數千具載本法

印給內外相界保伍凡得兒者袒白明所從來書於  
券付之略為籍記使以時上其數給多者賞且分常  
平餘粟貧者量授以為資事定按籍給券凡三千八  
百人皆奪之溝壑置之楹楸此雖細事不足道然每  
以告臨民者恐緩急不知有此法或不能出此術也  
富韓公為樞密副使坐石守道謗自河北宣諭使還道  
除知鄆州徙青州讒者不已人皆為公危懼會河北  
大水流民轉徙東下者六七十萬人公皆招納之勸  
民出粟自歸晝散處境內屋廬飲食醫藥纖悉無不  
備從者如歸市有勸公非所以處疑弭謗禍且不測  
公傲然弗顧曰吾豈以一身易此六七十萬人之命



執卒行之愈力明年二士大熟始皆極負而歸則公  
所全活也於是雖諱公者亦莫不畏服知不可撓而  
疑亦因是浸釋公在政府不久而青州適當此疑每  
見其與一所厚書云在青州二年偶能全活得數萬  
人勝二十四考中書令遠矣張侍郎舜民常刻之石  
余舊有其模本今亡之不復見也並出石林避暑錄  
吳龍圖中復性謹約詳於吏治自潭州通判代還孫文  
懿公為中丞開其名初不知識即薦為監察御史裏  
行或問文懿何以不相識而薦之文懿笑曰昔人耻  
為呈身御史吾豈薦識而臺官耶當時服其公

貞宗幸漕淵丁晉公以鄆齊濮安撫使知鄆州虜既入

塞河北居人驚奔渡河欲避於京東者日數千人舟  
人邀阻不時濟丁開之亟取獄中死囚數人以為舟  
人悉斬于河上於是曉夕並渡不三日皆盡既渡復  
澤民之少壯者分畫地分各執旗幟鳴金鼓河上夜  
則傳更點申號令連數百里虜人莫測訖師退境內  
晏然並出石林燕語

王尚書敏仲每事必為人求方便之道如河朔舊日北  
使經由州郡每北使將至於民間假貸供帳之具至  
煩擾敏仲奉使即言之朝乞令河朔人使經由處皆  
支官錢置什物儲之別庫專待人使自此河朔無復  
假貸之擾矣王公臨事每如此也

呂榮陽公語人云自少官守處未嘗干人舉薦以為後生之戒仲父舜從守官會稽人或譏其不求知者仲父對詞甚好云勤於職事其他不敢不謹乃所以求知也

當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謹曰勤知此三者則知所以持身矣知此三者可以保祿位可以遠耻辱可以得上之知可以得下之援然世之仕者臨財當事不能自克常自以為不必敗持不必敗之意則無所不為矣然事常至於敗而不能自己故設心處事成之在初不可不察借使後用權智百端補治幸而得免所慎已多不若初不為之為愈也司馬子微坐忘論

云與其巧持於末執若拙戒於初此天下之要言當官處事之大法用力簡而見功多無如此言者人能思之豈復有悔吝耶

事君如事親事官長如事兄與同僚如家人待群吏如奴僕愛百姓如妻子處官事如家事然後為能盡吾之心如有毫末不至皆吾心有所未盡也故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豈有二理哉當官處事常思有以及人如利率之行既不能免便就其間求所以使民省力不使重為民害其益多矣不與人爭者常得利多退一步者常進百步取之廉者得之常過其初約於今者

必有語報於後不可不思也惟不能少自忍者必敗此實未知利害之分賢愚之別也

予嘗為秦州獄掾顏岐來件以書勸予治獄次第每一事寫一幅相戒如夏月取罪人早間在西廊晚間在東廊以避日色之類又如獄中遣人勾追之類必使之畢此事不可更別遣人恐其受賂已足不肯畢事也又如監司郡守嚴刻過當者須平心定氣與之委曲詳盡使之相從而後已如未肯從再當如此詳之其不聽者少矣

當官之法直道為先其有未可一向直前或直前反敗大事者須用馮宣徽所稱惠穆公科停之說此非特小官然也為天下國家當知之已上出呂氏童蒙訓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二十八

涖官

向敏中丞相判西京有僧暮過村舍求宿主人不許求  
寢於門外車箱中許之是夜有盜入其家携一婦人  
并囊衣踰墻出僧心符適見之自念不為主人所納  
而強求宿明必以此事疑我執詣縣矣因亡去夜  
走荒草中忽墜皆井而踰墻婦人已為人所殺尸在  
井中血汙僧衣主人蹤迹捕獲送官不堪掠治遂自  
誣云與婦人姦誘以俱亡恐敗露因殺之投尸井中  
不覺失脚亦墜於井賊與刀在井旁不知何人持去  
獄成皆以為然敏中獨以賊仗不獲疑之詰問數四

皇朝  
仕學  
規範

僧但云前生負此人命無可言者固問之乃以實對  
於是密遣主訪其賊食於村店有嫗聞其自府中來  
不知其吏也問曰僧某獄如何吏給之曰昨日已答  
死於市矣嫗歎息曰今若獲賊如何吏曰府已悞決  
此獄雖獲賊不敢問也嫗曰然則言之無害彼婦人  
乃此村少年某甲所殺也吏問其人安在嫗指示其  
舍吏往捕并獲其賊僧始得釋

錢治邑田為潮州海陽令時郡之大姓某氏火迹其來  
自某家吏捕訊之某家號冤不服太守才湛曰獄非  
錢不可治問大姓得火所發牀足驗之疑里仇家  
刃同率吏入仇家取牀足合之是仇家即服曰火自  
我出故遺其跡某家亦欲自免也某家乃獲釋

蔡高調福州長溪尉縣媪一子漁於海而亡媪某氏為  
仇告縣捕賊吏皆難之曰海有風波安知不亦死乎  
雖果為仇所殺若不得尸則於法不可理高獨謂媪  
色有冤不可不為理也乃陰察仇家得其迹與媪約  
曰十日不得尸則為媪受捕賊之責凡宿海上七日  
潮浮二尸至驗之皆殺也乃捕仇家代法高瑞  
學士襄之弟也

錢惟濟留後知絳州民有條桑者盜強奪之不能得乃  
自斫其右臂誣以殺人官司莫能辨惟濟引問面給  
以食而盜以左手舉匕筋因語之曰他人行刃則上

重下輕令下重上輕正用左手傷右臂也誣者引服  
蘇渙郎中知衛州時未陽民為盜所殺而盜不獲尉執  
一人指為盜渙察而疑之問所從得曰弓手見血衣  
草中呼其儕視之得其人以獻渙曰弓手見血衣當  
自取一以為功尚何呼他人此必為姦訊之而服他  
日果得盜盜

梁適丞相嘗為審刑院詳議官梓州妖人白彥歡能  
鬼神作法詛咒人有死者獄上請讞皆以不見悔  
疑適曰殺人以刀尚或可拒今以詛之其可食也  
以重辟論

亮少保初以殿中丞通判常州吏百七

繫妻子干連十百人亮一切縱去許其自償所負不  
踰月而盡輸之

薛顏大卿知耀州有豪姓李甲者結客數十人號沒命  
社或不如意則推一人以死鬪數年為鄉人患莫敢  
發之顏至大索其黨會赦當免特放甲流海上餘悉  
籍于軍

范純仁丞相知河中府時錄事參軍宋僖年會客惡以  
疾告是夜暴卒蓋其妾與小吏為姦也純仁知其死  
不以理遂付有司案治會僖年子以喪柩歸移文追  
驗其尸九竅流血睛枯舌爛舉體如漆有司訊囚言  
寘毒斃藏在第幾廵豈有中毒而能終席耶必非實

情命再劫之乃因客散醉歸寘毒酒盃中而殺之此  
蓋罪人以儋年不嗜齷而為坐客所并且其後巡教  
尚多欲為他日翻異逃死之計爾

程顯察院知澤州晉城縣時有富民張氏子其父死未  
幾晨起有老父在門曰我汝父也來就汝居具陳其  
由張氏子驚疑莫測相與詣縣請辨之老父曰業墜  
遠出治疾妻主子貧不能養以與張氏某年月日某  
人抱去某人見之顯謂曰歲久矣爾何說之詳也老  
父曰某歸而知之書于藥法冊後因懷中取冊以進  
其記曰某年月日某人抱兒與張三翁顯問張氏子  
爾年幾何曰三十六爾父在年幾何曰七十六謂老

父曰是子之生其少年四十人七謂之

驚駭服罪

歐陽暉都官知端州有桂陽監民爭舟相歐死獄久不  
決暉出囚坐庭中去其桎梏而飲食之訖還于獄獨  
留一人留者色動暉曰殺人者汝也囚不知所以然  
曰吾視食者皆以口上持匕汝獨以左今死者傷右  
肋此汝殺之明也曰我殺之不敢以累他人  
程顯察院初為京兆府鄠縣主簿民有借其兄宅以居  
者發地中藏錢兄之子訴曰父所藏也令言無證左  
何以決之顯曰此易辨耳問兄之子曰爾父藏錢幾  
年矣曰二十年遣取千錢視之謂曰今官所鑄錢不

五六年則遍天下此錢皆爾父未居前數十年所鑄何也其人遂服令大奇之

彭思永侍郎為益州路轉運使時攝成都府事蜀民以交子貿易多置衣帶中而盜于瓜甲間揆刃伺便微取之至十百而不敗民甚病之思永捕獲一人使盡疏其黨悉黥隸諸軍盜以衰息

張詠尚書知江寧府有僧陳牒出憑詠據宗熟視久之判送司理院勘殺人賊翌日群官聚廳不曉其故詠乃召問為僧幾年對曰七年又問何故額有繫巾即惶怖服罪蓋一民與僧同行於道中殺之取其部戒牒自披剃為僧也

燕肅侍郎知明州俗悍輕吾聞肅惟先毆者雖無傷必加以罪後毆者非折跌支體皆貸之於是聞者為息葛源郎中初以吉州太和簿攝吉水令他日令始至猾吏誘民數百訟庭下設變詐以動令如此數日令厭事則事常在吏矣源至立訟者兩廡下取其狀視有如吏所為者使自書所訴不能書者吏受之往往不能如狀窮輒曰我不知為此乃某吏教我所為也悉捕劾致之法訟以故少吏亦終不得其意周沆侍郎嘗為河東轉運使自慶曆以來河東行鐵錢民多盜鑄吏以峻法繩之抵罪者日繁終不能禁沆乃命高估鐵僭盜鑄者無利不禁自息



胡向少卿為袁州司理參軍時有盜七人皆當死向疑其有寃乃留訊之則二人者果不同謀始受其庸而中道被脅以行卒得免死

李應言諫議為侍御史時鄆州民傳妖法者其黨與凡百餘人捕者欲邀功賞而誣以不軌命應言往按其事止誅首謀數人餘悉全活之

王延禧朝議初為岳州沅江令歲饑盜起親獲十餘人賊皆應死法得遷官延禧歎曰是皆良民窮而為盜令既無以業之又利其死以為已功亦何忍哉諭被盜者悉裁其賊盜得不死延禧王黃州孫也

巴上出餘獄龜鏡

皇朝仕學規範卷第二十八

皇朝仕學規範

卷第二十八

